

宋

鶴

羅大經著

林

玉

露

中

進步書局校印

蘇子初

PDG

鶴林玉露卷六

宋 廬陵羅大經著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曾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澗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欵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官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姚鑰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若無何忤帥臣。以

貧劫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敗衝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思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蕞蕞。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念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疑。

無措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艾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躑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振。苗郭索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祭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昏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浸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椹棘為美。橫認稊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規。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臞癯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

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瞞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拂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灑淵之役。亦以宋捷為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護一謀者。問

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  
三軍大喜遂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  
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  
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眾若老嫗赤帝之機芒碭雲氣之瑞照灼如  
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  
又同為青宮寮察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書監對曰楊氏  
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眾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蝥蚱延之戲呼誠齋為  
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書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  
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蝥蚱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  
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胃金欲流亦以蝥  
蚱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控環偉說謔我倡公和放浪諧  
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醉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似胃不

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迨逐眾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生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入美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常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為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善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偏多。可以甘受惡名而

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取杜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膺。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寶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警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荆楚。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古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廐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起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跖。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集無疑。上畫草蟲。年邁愈精。尔

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云：「達觀于新邑，營謂溼潤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之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粟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木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

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

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惠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煞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感。錡亦強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眾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眾。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莫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鷲。惟恐其不在靈園閣。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眾秀。無畫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繆。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析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放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李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李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問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七

宋 廬陵羅大經著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峰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稿云。履屨真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



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於手。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坡逢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常塗也。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踈然自省曰。吾以襦幘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襦幘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襦幘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秦伯者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

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秦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秦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屏不滿隅。

不主癩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數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隣

宦官陳行園亭在馬行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宅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偕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

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怯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鈍。鉛刀為銛。東坡云。愛丹青於玉堂。今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惟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

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烏。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惟有大力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隣。初叅大學。廉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映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

官擊節一時傳誦。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湏洄不可擬。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

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勲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為

步百為畝。畝百為頃。凡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硤嶠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萬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羣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



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美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美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曷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亮於位謚文清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度節將行辭先聖先

師禮畢與校宮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難憂其志不樂也詹在

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伯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下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潤未必枯體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大學嘗館於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平微

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丈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遇人不知幽花歛滿邊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速為周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加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之信。信不過吹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為伍矣。

韻書釋豉云。配鹽幽疑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八

宋 廬陵羅大經著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城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裘朱穀繡鞵誠不如芒屨藤杖醪醕黍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東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敗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眾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

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決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賧。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於周。而從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白是推之。蹇驢布韞。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媵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乃改。

玉字作互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前輩以為高出眾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患在儼。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使矣。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句。詞氣不甚乎。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



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苑。銜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許。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宮。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干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慙創。利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盍攜猿

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我多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秦發姪壻也。告訐秦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

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鴟鵂。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恆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於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蚣。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蟹醬矣。蓋蜈蚣搖腹之時。乃瀉毒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字。貴貼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

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無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李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西臺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

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庶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仇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奪。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誅討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韓昌黎上太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閭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殺償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閭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推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閭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詢事于齊運。職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棘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譁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幅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章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

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邊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  
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  
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  
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壯號旌忠。蓋當時諸  
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  
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  
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大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  
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蘇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  
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休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  
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送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  
送迎。暮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腹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作者。竭澤自求盈。

究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聞寶塔成田錫上疏曰庶以為金碧焚燬臣以為塗膏鬻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



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邊還。至半途。士卒之父兄妻  
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迎之。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  
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  
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公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  
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  
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彖。凶人也。以貨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  
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  
城畧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之。至半夜。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  
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  
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  
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益剛正士也。堅不奉命。  
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殞。登乃獲免。  
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

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官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盡魯君之心君心既盡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揚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畧張於黥樓旋即斂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

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眾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燼。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裏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九

宋 廬陵羅大經著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搗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揚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馬而已。此論得之。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濶。氣

象不惠不和平。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為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

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鸞鷲，甘作村莊犬雞。一日永山失勢，湯煇鑊煮刀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士人之謬，甚工。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荆公詩云：卧占寬闊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譁楚。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始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

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眾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捕。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

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眾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十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我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



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奉檄。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聖俞詩云。陰陽眠瘳理。

東坡謫僊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畫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龍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藉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知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欽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鼎為僧。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焦字。以其不經見。遂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焦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蕭蕭。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

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視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闢擊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李太白云。剡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所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王於列國已用之矣。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爾。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陷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迹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李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李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益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李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李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萬人數千。不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餓。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

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彙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踏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

物態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雞漬酒。置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春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板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

主爾何過。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纒。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眾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突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道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

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際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瓊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捨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

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大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僕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燭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橋口口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啜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夫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九終

鶴林玉露卷十

宋 廬陵羅大經著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鞞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岳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歸。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

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編素戎服以

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掣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

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凝。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徐思叔題貧樂園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髻玉雪膚。嚴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幼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

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頽瀆。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櫟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樯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攜雛卜居。其樂與

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執。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桀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蠡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畧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甫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

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拘而巳。真情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瑣斷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滿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抉君子。



之詩文以為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植扶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教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十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鈞鞀。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

爵之封。張子房顛履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驚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吕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歎而止。帝之泣。宣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因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鄰樓。行步荔枝。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秦豕成羣。糞穢狼籍。

肥膾則烹而膏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二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仄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

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白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妾以為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其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

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  
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  
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鸞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廷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  
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  
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  
着脚難皆不凡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  
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  
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  
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  
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  
取已為可依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  
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蠲闈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而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宜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感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雪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

漸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矚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替。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教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體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娥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

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解。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鶴林玉露卷十終